
醍醐寺藏《孔雀經音義》（平安中期寫本） 漢字研究*

梁 曉虹

題 要

本文以《孔雀經音義》（醍醐寺藏、平安中期寫本）為資料，從漢字研究的角度對其展開考察。因為此本在日本寫本單經單字音義中屬較古之一種，且為孤本，故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。本文不僅研究此本音義漢字，也由此考察平安時代《孔雀經》及其他古寫本佛經（包括唐寫本）的漢字使用狀況，探索漢字在海外流傳的史跡。

關鍵詞：孔雀經 孔雀經音義 漢字 異體字 俗字

一、引言

日本平安時代，“平安二宗”（天臺、真言）開創並流行，且尤受皇室、貴族崇信，故以“鎮護國家”、“積福消災”為目的的祈禱、讀誦及秘密修法等活動得到高度重視。而這一切的基礎就是“開元三大士”所譯密教經典的廣為流傳，其中就有不空所譯《佛母大金耀孔雀明王經》（三卷，以下簡稱《孔雀經》）。為能使僧俗正確誦讀此經，日本學問僧積極為其撰述音義書，《孔雀經》音義多有問世，據築島裕先生研究現存尚有三類十三種藏本¹⁾。其中第一類，被認

* 本文為2018年度南山大學パツヘ研究獎勵金1-A-2成果之一。

1) 築島裕：《醍醐寺藏 孔雀經音義 二種 解題》，《古辭書音義集成》第十一冊，東京：汲古書院1983年。

爲或爲“日本東山坐禪沙門觀靜”所撰，現有十種藏本，影響最大。其中天永二年（1111）所寫的醍醐寺藏本（三帖，以下簡稱“觀靜天永本”）已被指定爲國寶。因其卷末附有最古的五十音圖，在日本國語學研究上具有重要地位，而且其中所引文獻達百種以上，特別是有相當一部分中日皆已失逸，屬珍稀古籍，故作爲資料頗爲珍貴。

本文則以築島裕先生所析第二類《孔雀經音義》（醍醐寺藏、平安中期寫本，以下簡稱“平安寫本”）爲資料，從漢字研究的角度對其展開考察。這是因爲與第一類《孔雀經音義》有十種藏本相比，此本爲“天下唯一”之孤本，且尚未得到學界更多關注，研究成果也較少。但是，此本體式極有特色，是專爲詮釋《孔雀經》中漢字而編撰的音義，可謂《孔雀經》的“專門字書”。

日本歷史上，以單字爲中心的佛經音義，古有空海的《金剛頂經一字頂輪王儀軌音義》可覓其蹤跡，平安中期仲算的《妙法蓮華經釋文》中亦多有其例。特別是藤原公任的《大般若經字抄》出現後，單字音義更是成爲日本佛經音義的主要體式，承曆本《金光明最勝王經音義》、保延本《法華經單字》、無窮會本系《大般若經音義》等相繼問世，就是明證。這些音義書皆摘錄其所釋佛經中的難字、俗字等爲辭目字，不僅標音釋義，有的還標出異體，并有簡單字形辨析。另外還有一突出特色就是多有和訓伴參其中，而且有隨著時代遞進而和訓增加的趨向。

本文的研究對象“平安寫本”《孔雀經音義》在以上單經單字音義中屬較古的一種。對其從漢字的角度進行研究，不僅可以考察平安時代《孔雀經》及其他古寫本佛經（包括唐寫本）的漢字使用實況，探索漢字在海外流傳的史跡，也可從日本佛經音義史的角度考察單經單字音義的早期狀貌。

二、關於《孔雀經音義》（醍醐寺藏、平安中期寫本）

（一）關於時代與作者

位於京都市伏見區的醍醐寺，是日本真言宗醍醐派的總本山，相傳由真言

宗開宗祖師空海的徒孫聖寶於 874 年創建。1994 年醍醐寺已作為“古都京都文物”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，除了寺中的金堂、五重塔等許多建築物外，還有一部分雕刻、書畫、典籍和古文書等被列為“重要文化財(重要文物)”，前述第一類《孔雀經音義》中的“天永二年(1111)寫本即為“國寶”。

醍醐寺還藏有另一種《孔雀經音義》，即為築島裕先生所析的第二類。此音義儘管并非“國寶”，但與第一類《孔雀經音義》有十餘種藏本相比較，此本卻是天下唯一“孤本”，自有其價值。

此本用的是斐紙，為粘葉裝柈型本，但屬小型。築島裕先生根據寫本的紙質和字體考察，認為可以考慮其書寫時代是平安中期(十世紀)，因其能顯示出十世紀寫本常見的特徵。但此本卷尾所記的包含音圖等的書寫者之類，被認為是與本文不同的筆跡。

此音義著者不詳，封面“孔雀經音義”下有“理性房之本”，所以被認為這是“賢覺”之本。“理性房”是平安後期真言宗僧人賢覺之號，而賢覺被稱為“理性院流”之祖。京都醍醐寺三寶院東北有“理性院”。賢覺曾於醍醐寺三寶院接受勝覺之灌頂。1115 年賢覺將父親的住房改為“理性院”，從而開“理性院流”，成為當時“小野六流(三寶院流、理性院流、金剛院流、勸修寺流、隨心院流、安祥寺流)”之一“流”，以及“醍醐三流(三寶院流、金剛王院流、理性院流)”之一“流”。

賢覺(1080～1156)作為十一世紀至十二世紀之人，與本書的書寫年代約有百年上下之差。所以築島裕先生指出，所謂“理性房之本”，不應指書寫者，而是指持有此本者。築島裕先生在梳理了賢覺所創“理性院流”之法流傳承後，指出此書的撰述者，應從賢覺之“流”，即“理性院流”所在的真言宗“小野流”中尋求，這樣的話，可能性才比較大²⁾。

2) 以上參考 築島裕《醍醐寺藏 孔雀經音義 二種 解題》。

(二) 體例與內容

與“觀靜天永本”相比照，儘管同為《孔雀經》所撰音義，但二本體例與內容卻有相當大的不同。此音義的最大特色就是它是標準的“單經單字音義”：從不空所譯《佛母大孔雀明王經》中按卷次順序摘出單字，以行間小注的形式先標出平上去入“四聲”，再記以反切，其後有簡單釋義，但不標出典。

讀：同谷反。目對文而口唱。又抽也。(上卷 / 665³⁾)

頌：去。松用反。(同上)

佛：入。苻弗反。(同上)

母：上。謨部反。所母也。從子也。(同上)

大：去。徒蓋反。(同上)

孔：上。空松反。し，請子之馬竅也。(同上)

雀：入。即略反。(同上)

明：平。武丘反。皎淨也。(同上)

王：平。兩方反。君也。又去。于放反。借音勝也。(同上)

經：平。古靈反。常也。巡也。又去。古定反。經縷也。(同上)

以上是經題的逐字音義。而音義正文中的例子，如：

膾：上。又𦉑感反。五味和煮也。(上卷 / 668)

鈿：平。徒賢反。釜華也。婦人首錦也。(同上)

囚：平。似由反。𦉑禁罪人也。(同上)

厄：入。焉革反。灾。正作𡇗。(同上)

會：去。孚外反。𦉑也。取也。集也。又古外，又胡佩反。(同上)

以上是筆者在 668 頁摘取的五例，五字相連，辭目皆為單字，特色極為明顯。而“觀靜天永本”則辭目不僅有單字，而且還有雙音乃至多音的詞和短語，另外還有一些陀羅尼的辭目。而從釋文內容來看，“觀靜天永本”則不僅標注字音，

3) 此為《古辭書音義集成》第十一冊頁數。

詮釋字義，還詳細記述與辭目相關的事項，引出參考文獻。而“平安寫本”《孔雀經音義》雖也標音釋義，但卻簡明節要，更具有字書的性質。而其音切則被認為多數與《切韻》、《篆隸萬象名義》（古本《玉篇》）相一致。

當然，此音義辭目也並不是全是單字，也有一部分雙音辭目，是雙音節詞，如：

毬針：平。之正反。所以縫衣物名者也。（上卷/680）

惑幻：去。胡辨反。惑眩乱目也。化也。相詐。（下卷/700）

軼藎：平。陌巴反。上~~軼~~藎也。（同上）

安隱：上。殷謹反。不⁴⁾也。翳也。藏也。（下卷/706）

但這樣的例子極少，全部也祇有以上四例。另外，我們發現以上四例音義對象實際也祇是其中一字，且皆為下字。不知是巧合，還是撰者有意，但至少能說明撰者的着眼點，還是以釋字為目的的。

除此，還有就是辭目并收異體字。如：

底底：上。低礼反。下也。止也。滯也。止居也。（上卷/670）

駟驅：平。去娛反。又去。區遇反。逐遣之也。駟馬也。馳奔也。（上卷/670-671）

辭目字并收異體，為此音義特色之一。

沖森卓也經過考證研究後指出：此音義共有辭目三百九十四個，其中有二百十個與第一類的高山寺相同，故是參照“觀靜原撰本”，選擇取捨了被注字（辭目）和反切注，新參照了《玉篇》《切韻》和其他辭書、韻書、音義類而成立的⁵⁾。而築島裕先生在此基礎上又指出此音義的辭目大部分幾乎為單字。而此音義中辭目中的不少字也見於第一類“觀靜原撰本”，祇是第一類是以“語句單位”作為辭目，但此本卻呈現出將其分成單字而為辭目的傾向。當然，也

4) 此處有脫漏。

5) 沖森卓也：《孔雀經音義について》，《高山寺典籍文書の研究》，東京大學出版會 1980 年。
築島裕：《醍醐寺藏 孔雀經音義 二種 解題》。

有不見於第一類辭目的字而被作為辭目收釋的現象⁶⁾。所以我們認為其編撰者重新編纂的目的，就是為了詮釋漢字。所以此書是作為專為詮釋《孔雀經》中漢字而編撰的音義，可謂《孔雀經》的“專門字書”。

三、《孔雀經音義》漢字研究

“平安寫本”《孔雀經音義》儘管篇幅並不長，而且還有一些破損殘脫之處，但作為現存三類十三種《孔雀經音義》中唯一以單字為辭目的音義，我們當然應該從漢字研究的角度展開。而且從以上體例與內容來看，此音義標音釋義，辨析字形，在漢字研究方面也確實具有價值，不僅可以考察平安時代《孔雀經》及其他古寫本佛經（包括唐寫本）的漢字使用實況，追索一些漢字在海外流傳的史跡，還可從日本佛經音義史的角度考察“單經單字音義”的早期狀貌。具體我們從以下三方面展開。

（一）收釋平安時代古寫本《孔雀經》中漢字，呈現當時寫本用字實況。

1、從辭目字考察，可見古寫本《孔雀經》用字實況

打開此本，即可發現其中一大明顯特色就是所收錄的辭目字，大多為俗字詛體，能呈現當時所傳古寫本《孔雀經》以及奈良、平安初期古寫經用字特色。如“明”作“𡩋（上卷/665）”、“經”作“經（上卷/665）”、“血”作“𩈶”（上卷/670）、“瘡”作“瘡（上卷/671）、“跳”作“跳（上卷/671）、“脣”作“脣（上卷/672）等，諸如此類，不勝枚舉。這些字形，大多源自唐寫本，在日本古寫本中也呈現出較強的活力。如：

“明”作為“明”之俗，漢代隸書已見。《漢隸字源·平聲·庚韻》“明”字引〈西嶽華山亭碑〉、《干祿字書·平聲》皆見此形。“明”字見《說文》，而“明”則是一個後起分別字。《玉篇·目部》：“明，視也。”《集韻·庚韻》：“明，

6) 築島裕：《醍醐寺藏 孔雀經音義 二種 解題》。

視瞭也。”但《字彙·目部》指出：“明，俗以爲明暗之明。”《正字通·目部》也於“明”字下引田藝衡語曰：“古皆从日月作明，漢乃从目作明。《廣韻》《禮部韻略》俱不收明字。《正韻》沿《玉篇》《集韻》之誤，分明明爲二。非。”“明”的這種俗用，自漢至唐，極爲多見。無論是碑刻還是寫本資料，都很清晰地呈現此點。

而我們在日本早期寫經資料中，發現“明”俗用作“𡩵”的現象也極爲多見。以上“𡩵”是被釋字，根據順序，可知是“佛母大孔雀明王經”中之字，經題如此作，不難見其代表性。我們也調查過被認爲是寫於奈良末期的《新譯華嚴經音義私記》（以下簡稱《私記》），發現其中凡“明”皆作“𡩵”，無論是辭目字還是詮釋文字，甚至以“明”爲構件之字亦作此形，如“萌”作“𡩵”等⁷⁾，一如中古漢語俗字，臧克和主編的《漢魏六朝隋唐五代字形表》中就多有其例⁸⁾。

又：如“𡩵”字，即以上“佛母大孔雀明王經”經題的最後一字。這也應是當時寫本中的實際字形。而這種寫法也與《新譯華嚴經音義私記》中完全相同：

妓樂：（妓）經本作從扌、支者，此乃技藝字也。或從立人者，音章傷反。害也，非此經意也。（經第十一卷）⁹⁾

《私記》中凡“經”字，皆如此作。而且凡本從“𡩵”之字，如“徑”、“逕”、“頸”、“莖”、“脛”等皆作“至”、“圣”、“𡩵”等。新井白石將此認爲是日本“誤用”或“省文”的結果。《同文通考·誤用》指出：“圣，凡從𡩵字，如經輕莖頸等，俗從圣，非。𡩵音經，水脈也。圣音窟，致力于地也¹⁰⁾。”又同書《省文》：

7) 參考梁曉虹·陳五雲·苗昱《〈新譯華嚴經音義私記〉俗字研究》之附錄《〈私記〉俗字總表》，新北：花木蘭文化出版社，2014年。

8) 廣州：南方日報社出版社，2011年，1294頁。

9) 《古辭書音義集成》第1卷〈新譯華嚴經音義私記〉，東京：汲古書院，昭和63年（1988）第二版，32頁。

10) 杉本つとむ編《異體字研究資料集成》第一期，第一冊，東京：雄山閣，昭和48年（1973），

“𠂔，𠂔也。凡从𠂔字，如經輕莖等从𠂔，並非¹¹⁾。”實際上，這種“誤用”或“省文”多見於中古漢字資料，所以也仍是漢風呈現的結果。不過，現在日本常用漢字中從“𠂔”字，已皆定為“圣”，倒亦可見漢字在日本發展之一面。

此類例，在《孔雀經音義》數不勝數。有很多字形與稍早一些的《私記》相同或相似。因此本被認為寫於平安中期，雖稍晚於《私記》，但從大的時代來看可算是同一時期。兩種音義作為代表，應可說明日本早期寫經多承襲唐寫本用字特色，所以也應該成為研究中古漢字的重要資料。

我們甚至還可以發現一些不常見的字形。如：

𦵏：平。測俱反。(上卷/668)

案：“𦵏”應為“莧”，為“莧”之異體，而其本字是“芻”，見於《說文·艸部》：“𦵏，刈艸也。象包束艸之形。”而“莧”則是後起字，《廣韻》和《玉篇》皆標其為俗字，這是因“從艸復加艸”之故，但“莧”後卻成為通行字。“芻”還可寫作“芻”，《康熙字典·勺部》解釋是：“芻，从勺从艸，象包束艸之形。今改从小，無義。當是芻字譌文。”“莧”字則如同從“芻”到“莧”，上架“艸”，以明示強調“交草”義。此字形《漢語大字典》、《中華字海》、《中華大字典》、《康熙字典》皆有收錄，然出處皆為《龍龕手鏡》。經筆者查找，確實也祇見《龍龕手鏡》。但《孔雀經音義》中出現的“𦵏”，而且是作為辭目字被收錄，說明日本當時的《孔雀經》中曾流傳此字形。

囚：平。似由反。繫禁罪人也。(上卷/668)

案：根據音注與義釋，可知其為“囚”之俗字。臺灣教育部網絡版《異體

281 頁。

11) 《異體字研究資料集成》第一期，第一冊，299 頁。

字字典》在“囚”字下收此形，但出典是《佛教難字字典》。經查檢¹²⁾，此字形標出典爲⑥，根據“凡例”，可知出自《春日版法華經》(無刊記・鎌倉期)。可見出於日本文獻。筆者也查檢過《敦煌俗字典》及碑刻文獻資料，甚至《高麗大藏經異體字字典》，皆未發現此字形。但我們卻發現，這是從奈良寫經到平安時代頗爲常見的字形。首先，在《私記》中就有如下例：

獄_囹：マ¹³⁾ 音受，訓人舍也。獄_囹也。(經卷第二十五)¹⁴⁾

案：上例辭目字“_囹”與釋文中“_囹”，與本音義完全相同。可見此俗體當時頗爲流行。因爲著者在釋文中并未用正字“囚”，可見時人皆識。而且我們在“觀靜天永本”上卷中也發現收有“獄_囹”條，其中“_囹”字音義與以上相同。我們還在“正倉院文書”也見到此字形“_囹”“_囹”¹⁵⁾，可見不爲難字。

氣：去。古_𠂔月者口反。浮虛息也。(中卷/691)

案：“_𠂔”爲“氣”，但此字形筆者尚未見他例。上部稍有殘脫，但可看出是“尔”，下部是“未”。雖然此形未見，但是我們查檢臺灣的網絡版《異體字字典》“氣”，發現有“_𠂔”(見《碑別字新編・十畫》“氣字”引〈隋・朱敞墓誌〉)，上部正作“尔”，而“_𠂔”(見《偏類碑別字・气部》“氣字”引〈魏王偃墓誌銘〉等)，其下部正是“未”。所以此音義中的“_𠂔”應是“氣”的又一俗形。《碑別字新編・十畫》“氣字”引〈魏元楨墓誌〉中有“_𠂔”字，與“_𠂔”已較爲接近。

12) 《佛教難字字典》，也稱《佛教難字大字典》，由有賀要延編寫，曾多次重版。筆者所查爲《難字・異體字典》(普及版，東京：國書刊行會，2000年)，與《佛教難字字典》相同。

13) 此爲重寫符號，表示與前字相同。

14) 《古辭書音義集成》第1卷〈新譯華嚴經音義私記〉，80頁。

15) 佐藤喜代治等編集《漢字百科大事典》，東京：明治書院，平成8年(1996)，260頁。

以上我們祇是例舉。無論是常見俗字通體，還是譌形難字，因作為辭目被收錄，故能呈現當時所傳《孔雀經》的用字實貌。

2、從詮釋文字考察，可見當時用字特色

因為是寫本，所以作為書寫的詮釋文字，理論上應是當時讀者一般都能閱讀之字，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說，它們更能體現出時代的用字特色。我們僅舉以下例：

苾：入。頻必反。……(上卷/668)

冒：去。毛報反。洩也。蒙也。貪也。……(同上/671)

牝：……又類忍反。鳥獸之母通名也。(同上/672)

晝：去。陟救反。初曉也。明也。(同上/676)

陂：……又步阿反。(同上/676)

𠂔：……又𠂔晦，秦二百卅𠂔也。半為𠂔，古為百𠂔也(同上/681)

徵：平。陟凌反。(同上/682)

獵：入。力淡反。取禽獸也。(同上/684)

聶：入。齒淡反。樹葉動也。又之淡反。……又而淡反。……(下卷/699)

鎮：去。陟反。防也。平。陟鄰反。或也。(同上/704)

以上筆者按順序摘錄了部分例子，無論是“步”作“𣥂”，還是以“步”為構件之字，如“頻”作“𠂔”，“陟”作“𠂔”，“涉”作“淡”等，皆具有明顯的時代特色，甚至可以說有一些地域特色。

言其“時代特色”，因其屬中古俗字，見於唐代資料。臧克和主編的《漢魏六朝隋唐五代字形表》中收有“步”作“𣥂”（唐 尼金氏柩銘）、“𣥂”（唐王大禮墓誌）、“𣥂”（唐 皇甫德相墓誌）等例。前二例稍有異，但可以看出是因運筆和筆勢而造成的差異，而最後一例則與此本“𣥂”完全一致，即“出”字右下有一撇一點。

《說文》中“步”是部首字，釋曰：“步，行也。从止少相背。”因為隸變生訛，早在漢魏碑刻中就已見上譌作“山”下從“少”的俗體，如漢《衡方碑》中的“𣥂”、

東魏敬史君碑中的“𣥂”，後來應該是因草書而訛變為“𣥂”。筆者查檢伏見沖敬《書道大字典》¹⁶⁾發現有“𣥂”“𣥂”（興福寺斷碑）、“𣥂”（唐 李碑）等例。祇是因草書連寫，不見右下一點。通過以上所舉例，可以看出：儘管此字形中古已出現，但似乎并不多見，且主要是受書法的影響。

言其“地域特色”，是因為在中國，這個字形主要見於碑刻書法作品。但是在同時期的日本（奈良時代與平安時代）這種寫法卻極為多見。以上我們所舉“平安寫本”《孔雀經音義》之例，足以說明在平安時代中期，這是人人皆識的“通體”。我們在比此音義年代稍早的《私記》中也能頻頻見到“步”作“𣥂”。最初出現在《經序音義》所集中出現的34個俗字中，即臧中進所歸納的“《新譯花嚴經》所用異體字一覽”¹⁷⁾。此後作者就不再辨析，祇要出現“步”字時，無論辭目，還是釋語，皆作“𣥂”形。《私記》中“步”共出現八次，七次作此形，唯一一次作“步”的是在經第七十五卷辭目“車步進”。但根據《私記》體例，這一部分是照抄《慧苑音義》，所以“步”字未改。這種訛變寫法奈良時代以降似乎已經定型並流傳開去。《佛教古文書字典・異體文字集》“步”字下收有“𣥂”，¹⁸⁾“正倉院古文書”中也有“𣥂”形，¹⁹⁾。可見此字形除了為佛家內典寫經生所熟悉外，一般書手也多寫此形。井上辰雄《日本難字異體字大字典・文字編》“步”字下就收有“𣥂”，並標註“俗”²⁰⁾。

不僅如此，甚至還因為此俗形的流行，以“步”為構件之字亦作此俗形，以上我們所舉此本中的“頻”“涉”“陟”等，就是明證。實際上，更早的《私記》中就出現了將以“步”為構件之字加以改造的現象。如：

砧上：上又為碓字，陟林反。或云砧与店、沾同，都念反。城邑之居也，斫剉之

16) 東京：角川書店，昭和49年（1974）

17) 臧中進《則天文字の研究》，東京：翰林書房，1995年，98頁。

18) 船澄勲編，東京：山喜房佛書林，昭和57年（1982），507頁。

19) 佐藤喜代治等編集《漢字百科大事典》，東京：明治書院，平成8年（1996），267頁。

20) 東京：遊子館，2012年，172頁。

机地也。(經第廿六卷)²¹⁾

捕：取魚也。獵，力決反。(經第六十卷)²²⁾

案：以上兩個以“步”爲構件之字，在《私記》皆作俗字。這種現象在中古漢字資料中也能見到，但似乎祇見於書法碑刻作品中，如《漢魏六朝隋唐五代字形表》“陟”字下有“𣥂”（唐 姬溫墓誌）²³⁾，“頻”字下有“𣥂”（唐 王震墓誌）²⁴⁾等，但并不多見，不像以上我們舉到的《私記》和“平安寫本”《孔雀經音義》，已成爲一種普遍現象。當時“步”字作“𣥂”不僅多見，寫經生甚至已經習慣見到“步”就筆下自然地寫出俗形，已有舉一反三的效應。這應該能代表這個時期日本用字的一個縮影。

以上我們祇是舉了一些“個例”，通過對此音義所收錄的辭目字的考察，可以發現當時所傳《孔雀經》，或者說寫經的用字特色，有兩點：①日本早期寫經基本承襲“唐風”，故較多地保存了其底本的樣貌，所以從漢字的角度看，可以作爲研究唐寫本用字的重要資料。②如前述及，平安時代因爲“平安二宗”的開創并盛行，《孔雀經》廣爲流傳。此本被認爲寫於平安中期，其原本應或同時期，或稍早一些。這個時期，儘管“唐風”尚存，但漢字“和風化”之萌芽已露，漢字發展的大幕已經拉開，故而其中自會出現一些帶有日本特色的漢字，儘管其源仍出“漢土”，但在日本卻有其獨自的發展綫索，如從“𣥂”之字最後皆省作從“𣥂”，又如“步”作“𣥂”，以及由“步”爲構件的字皆作俗字等。

(二) 重視異體字

前已述及，此音義從體例上看具有重視異體字的特色，而具體又體現於以

21) 《古辭書音義集成》第1卷〈新譯華嚴經音義私記〉，88頁。

22) 同上，146頁。

23) 1630頁。

24) 1701頁。

下兩方面：

1、與辭目字一起標出異體，共有以下十一例：

- 001 𦵑_𦵑：上，𦵑_𦵑反。下也。止也。滯也。止居也。(上卷/670)
- 002 駢驅：平，去娛反。又去²⁵⁾區遇反。逐遣之也。駢馬也。馳奔也。(同上)
- 003 𦵑稍：平。所交反。木末也。(上卷/675)
- 004 𦵑_𦵑：入。虛業反。(上卷/678)
- 005 𦵑_𦵑：平。𦵑_𦵑反。𦵑_𦵑下跨上。跨上_𦵑身之中也。(同上)
- 006 𦵑_𦵑：上。蘓米反。股外也。俗作𦵑_𦵑，非。(上卷/678～679)
- 007 𦵑_𦵑：平。側羊反。(中卷/696)
- 008 𦵑_𦵑：入。補谷反。𦵑_𦵑肘後肩也。□□□□²⁶⁾切肉□補婁反。𦵑_𦵑膊二又□□□□(中卷/697)
- 009 𦵑_𦵑：入。帀六反。成也。菓食𦵑_𦵑也。(中卷/699)
- 010 𦵑_𦵑亢：平。口昂切。星名也。又𦵑_𦵑父□。又音航，𦵑_𦵑也。又吉苦□□□也。
(下卷/702)
- 011 𦵑_𦵑上𦵑_𦵑：二字同音。(下卷/706)

因此音義篇幅並不長，故雖僅有 11 例，但也能說明撰者的重視。一般首字是《孔雀經》中出現的字形，有正字，但大多是俗字訛寫。而其後的“異體”，筆者認為應該是參考字書或韻書，或為撰者所見經中不同字體。如 005 “𦵑_𦵑腰”條，筆者查檢被認為是觀靜所撰《孔雀經音義》(醍醐寺藏，天永本)中有“𦵑_𦵑痛”，可見當時所傳《孔雀經》中作“𦵑_𦵑”。《玉篇·肉部》：“腰，𦵑_𦵑也。本作𦵑_𦵑。”《廣韻》中也有：“腰，亦作𦵑_𦵑。”“腰”是後起字，卻成了通行字。又如：004 “𦵑_𦵑”，筆者查檢觀靜撰《孔雀經音義》(醍醐寺藏，天永本)，發現有“𦵑_𦵑痛”條，引《大佛頂》與《灌頂經》，并釋曰：“𦵑_𦵑，虛業反，腋下也”(上卷/252-253)，但在“金𦵑_𦵑山”條，釋文中卻引《花嚴經》四十三云“伊羅鉢那象王，於金𦵑_𦵑山七寶窟中无所變化”(下卷/512)，“𦵑_𦵑”有殘脫，但仍看得出是“𦵑_𦵑”俗形。這就說明《孔

25) 此字有塗改跡象，或衍。

26) 此後有缺脫。

雀經》中爲“脇”之俗寫，但其他寫經中也有“脅”之俗體。

通過撰者所出異體，我們可進一步考察佛經用字特色。如 006 “𦞦𦞦”條。“𦞦”是“𦞦”之俗寫，而“𦞦”是“𦞦”的俗字。由此可見當時所傳《孔雀經》中用“𦞦”字。觀靜撰《孔雀經音義》（醍醐寺藏，天永本）中有“𦞦痛”條，雖然辭目字有殘，但仍看得出爲“𦞦”字，亦可爲證。然此字卻既不見《說文》也不見《玉篇》，是一個後起字，而且一般漢籍似較少見，但在佛經中作爲“𦞦”的俗字卻頻頻出現，玄應與慧琳就多次指出。如《玄應音義》卷十四：“𦞦𦞦：古文𦞦同，蒲米反。說文股外也。……律文作𦞦俗字也。”《慧琳音義》卷一：兩𦞦：：……說文正從骨。今經從月作𦞦，非也。本無此字。”卷九：“兩𦞦：……經文從肉作𦞦，俗字。”卷六十三：“𦞦骨……論從肉作𦞦，俗字也。”從玄應和慧琳的辨析可知，這個“本無”的“𦞦”字，在“經”“律”“論”中都曾頗爲通行，甚至從早期日僧所撰的音義中也能看出這一點，如《私記》中有如下條：

其𦞦與𦞦：𦞦字正作𦞦，古文作𦞦，今𦞦未詳所出也。𦞦字宜作𦞦，經本作𦞦者，
謬也。𦞦。（經卷第四十八）²⁷⁾

《私記》中的“𦞦”與此本“𦞦”同爲“𦞦”字俗寫。經查考，《私記》以上這段有關“𦞦”和“𦞦”的詮釋，實際參考的是慧苑的《大方廣佛華嚴經音義》，因爲《慧苑音義》是《私記》的重要來源之一。但由此倒可以說明慧苑所見《華嚴經》和《私記》作者所見《華嚴經》，或者說日本奈良時代流傳的《華嚴經》中“𦞦”皆作“𦞦”字。然在《大正藏》中，此條已作“其𦞦與𦞦”，可見皆已改回正字。而我們從“平安寫本”《孔雀經音義》撰者收錄的“𦞦𦞦”和《孔雀經音義》（醍醐寺藏，天永本）中之“𦞦”字，可以看出這種“非”或“謬”，至少到平安中期還存在。觀靜在《孔雀經音義》“𦞦痛”條下也辨析：

27) 《古辭書音義集成》第1卷〈新譯華嚴經音義私記〉，127頁。

“……**肱**，肱礼反，股外也。备婢反，可。**肱**俗作，非也。”（上卷/254）

又如 009 “**孰孰**”二形是“熟”的兩個俗譌字，包括其釋文中的“𦎩”，都是平安時期日本常見的俗字。但《古辭書音義集成》第十一冊的“漢語索引”分別將其歸入“尢部”和“子部”，“尢部”認作“就”字²⁸⁾。但實際上我們根據音切“市六反”，其“市”爲“市”字訛，《玉篇·火部》“熟，市六切。”以上辭目兩個異體字，下皆無“灬”，這很常見。根據《隸辨》“熟”下的解釋：“說文作本作𦎩，食飪也。集韻云隸作孰孰。徐鉉新修字義云：熟本作孰，後人妄加偏旁，失六書之義。”段玉裁《說文解字注》也解釋得很清楚：“後人乃分別熟爲生熟，孰爲誰孰矣。曹憲曰：顧野王《玉篇》始有熟字。《字彙·子部》：‘孰，古惟孰字，後人以此字爲誰孰字，而以生孰字下加火以別之。’所以實際上，“孰”才是本字，“熟”祇能算是後起分別字，但卻成了通行字。以上兩個辭目字，“孰”左半已訛變成似“京”，而首字“**孰**”的右半，則類似“尢”，故以上述及“漢語索引”會將其歸入“尢部”，認作“就”字。而這樣的寫法我們在平安時期的其他文獻中也有發現。如《香要抄》中有如下例：

造**孰**鬱金法²⁹⁾

又云：與沉香、雞骨、黃**孰**雖同是一木，而根、幹、枝、節，各有分別是也。…
既所稟不同，復售者多而故取者速也，是以黃**孰**不待其稍成棧，棧不待其成沉，蓋取利者，狀賊之深也³⁰⁾。

經過考證，以上圖像文字皆應爲“熟”字訛寫。此形不見於漢傳文獻，但日本寫本文獻材料中卻不少見，如平安後期真言宗學僧兼意所撰的“四抄”³¹⁾，

28) 汲古書院，昭和 58 年（1983），754 頁、753 頁。

29) “天理圖書館善本叢書和書之部”第三十一卷《香要抄 藥種抄》，東京：八木書店，昭和 52 年（1977），16 頁。

30) 同上，24～25 頁。

31) 指《香要抄》、《藥種抄》、《寶要抄》、《穀類抄》四種。因專門記載詮釋密教修儀所必需的“寶・香・藥・穀”物品，對密教修行者極爲有用，故不僅輾轉抄寫，甚至還有古寫本留存至今。

《香要抄》尤其多。正倉院文書中“熟”有“𦵏”³²⁾，此見於漢傳寫本。但在西本願寺本《萬葉集》中卻有“𦵏”³³⁾，此與《香要抄》中“𦵏”相同。而在延慶本《平家物語》中，此字作“𦵏”³⁴⁾，上部已經完全譌變作“就”字。儘管是錯訛，但既然已出現於不同古寫本，當可視為“和習”。這種譌變的過程還有待於進一步探討。

以上，我們祇是例舉分析了部分異體字，已可發現，值得進一步探討的內容很多。此音義撰者祇是收錄異體，并未多加分析，但這就給後人，特別是研究平安時代漢字的學者留下了寶貴的資料。

2、在釋文中標出異體字并加以辨析。如：

001 𦵏：又啓𦵏𦵏，開。上。溪礼反，發也，下通書於尊者。啓同音。(上卷/666)

002 𦵏：去。毛報反。𦵏也，蒙也，貪也，交也，覆干也。又作𦵏，莫北反。(上卷/671)

003 𦵏：平。大何反。大言怒也。亦作呵。(上卷/674)

004 𦵏：入。宣悅反。亦𦵏字也，雨寒作。(上卷/682)

005 𦵏：平。古何反。歌字也。(中卷/688)

006 𦵏：平。苦間反。𦵏也。又作𦵏³⁵⁾𦵏(中卷/688)

007 𦵏：去。於貢反。大𦵏也。又作𦵏，翁貢反。(中卷/690)

008 𦵏：平。楚良反。傷也。又創字也。(中卷/693)

009 𦵏：去。所投反。又損瘠曜也。又作𦵏³⁶⁾。(中卷/693)

010 𦵏：平。湯來反。又𦵏。婦盈一月爲𦵏，二月爲胎也。(中卷/695)

011 𦵏：平。佩回反。又作杯𦵏𦵏𦵏。(下卷/701)

012 𦵏：去。𦵏教反。儀形也。形狀也。又作𦵏，古𦵏。(下卷/701)

32) 《漢字百科大事典》，268 頁。

33) 同上，294 頁。

34) 同上，337 頁。

35) 此字下半部無。後有約一字空間。

36) 此字下半部有損殘。

013 晴：平。七精反。腥注，雨止天露而明。又徐盈反。俗寔。（下卷/706）

以上十三例，撰者大多在釋文中，用“又”或“又作”，“亦”和“亦作”等形式，標出異體別形。這些資料也有助於我們研究平安時代的異體字。

如 001“啓”條，作者在釋文中指出了三個異體“啓 𠄎 啟”。其中“啓”與“啟”不必贅言，但“𠄎”卻似少見。臺灣教育部《異體字字典》收錄此字形，出自《四聲篇海》和《俗書刊誤》。從“啓”到“𠄎”，應該經過了兩次訛變。①左上“戶”訛變為“石”，這在碑刻中多見。《隸辨》“啟”字下收有“𠄎”（帝堯碑排 𠄎 闔闔），下有按語：“啟從啓，啓從戶，碑變從石。”②右上“攴”訛變作“戈”。《龍龕手鏡·口部》收有“𠄎”，釋為“啓”古形。因在金文《虢叔鐘》中作“𠄎”即從“戈”，故“𠄎”言之為古，乃隸碑之變。《金石文字辨異》“啓”下就收有“𠄎”和“𠄎”。經過這樣兩次“碑變”的“𠄎”，被《俗書刊誤》認定為“非”。

002“冒”條，作者指出：“又作覓，莫北反。”“覓”字難解。但是我們可以從“冒”之異體“覓”字入手。《慧琳音義》卷四十六：“覓死：莫勒反。說文覓突前也。國語戎狄覓沒輕儻。賈逵曰：覓沒猶輕觸也。字體從曰從見，曰（冂）音茫報反。今皆作冒。案冒，亡報反。冒，覆也，蒙也，冒，貪也。”“覓”應為“覓”之訛寫。“冒”與“覓”皆見於《說文》。前者在“冂部”，後者在“見部”，但可視為同一字。朱駿聲《說文解字通訓定聲》釋曰：“覓，說文徐鍇本有覓，从冂，當與此（覓）同字。”問題是“覓”上部類似“四”或“皿”“𠄎”，這種現象在寫本中并不少見，如“最”就有“𠄎”“𠄎”“𠄎”³⁷⁾等。

011“盃”條，加上字頭，作者又指出四個異體“杯 𠄎 𠄎 𠄎”。“杯”字不需贅言。“𠄎”字有殘脫，應該是“𠄎”，《玉篇》與《廣韻》皆收此字，同“杯”。“𠄎”字亦殘，但仍可見“𠄎”字輪廓，此亦見於《龍龕手鏡》與《字彙》。然而“𠄎”卻難以辨認。《慧琳音義》卷七十六有“瓦𠄎”條，慧琳釋曰：“……從木否聲，

37) 這三個字形取自臺灣教育部《異體字字典》，
http://140.111.1.40/yitia/fra/fra00302.htm。

或作杯，俗作盃也，經文從缶作𦉰，非也³⁸⁾。”可以看出儘管言其“經文從缶”，但在經文中，“缶”實際卻寫作“卸”左半，此可與“𦉰”相連。

006 “𦉰”條，作者指出“又作𦉰³⁹⁾”。筆者此處有疑問。“𦉰”字下半部無，後有約一字空間。“𦉰”應是簡體“堅”，此本有此寫法，如“咽：平。一𦉰反。”（上卷/678），祇是下“土”右有一點，這是常見的俗形。“𦉰”很明顯省寫最後部分。這種現象一般都是從避諱字的角度尋找答案。但古代避“堅”字諱的，祇有隋朝文帝楊堅。至於此處為何要避楊堅名諱，還待於進一步考察。

不難看出，撰者在釋文中所標出的異體，情況其實頗為複雜，加之有些字形還有殘脫，需要後人詳密考辨，才能得出準確結論。但無論如何，撰者給出了信息，這就是作為資料的價值。

（三）辨別正俗字

除了辭目和釋文標出異體外，此本還有一些正俗字體的辨析，但比較簡單，祇是用“正作”“正”或“俗作”“俗”來表示撰者所認為的“正字”或“俗字”。有以下十三例：

001 𦉰：入。焉革反。灾。正作𦉰。（上卷/668）

002 𦉰：入。竹厄反。指採取物也。是俗。又𦉰³⁹⁾。（上卷/675）

003 咽：平。一𦉰反。𦉰龍也。俗作𦉰之。（上卷/678）

004 𦉰：上。蕪米反。股外也。俗作𦉰，非。（上卷/678～679）

005 𦉰：平。於衣反。煩反。枉也。屈也。從𦉰免不得走。正作𦉰。今俗作𦉰。（上卷/684）

006 𦉰：入。來盍反。𦉰祭，𦉰取禽獸以祭先祖。俗𦉰。（中卷/686）

007 𦉰：平。勅加反。𦉰失志𦉰。俗𦉰。（中卷/688）

008 𦉰：平。叙連反。液也。俗𦉰。（中卷/692）

009 𦉰：上田典反。𦉰俗作。正作𦉰。絕也。盡也。𦉰也。（中卷/694）

010 𦉰：□□向反。施□於道取獸。又其兩反。俗𦉰。（中卷/698）

38) CBETA 電子佛典 2106, T54/0800。

39) 此字模糊不清，似有塗改痕跡。

011 𪔐：上𪔐兩反。虛谷聲餘。俗𪔐者，非。(中卷/698)

012 𪔐：入。竹厄。罪譴責也。俗𪔐。(下卷/700)

013 晴：平。七精反。𪔐注，雨止天露而明。又徐盈反。俗𪔐。(下卷/706)

以上內容，實際也可歸入前所提及的異體字。關於“俗字”和“異體字”的界定，學界意見至今并不統一。我們這裏并不涉及相關概念定義的討論，祇是僅就此音義中撰者辨析時用的“正”“俗”術語而加以討論。

以上十三例中，有一般常見的正俗字關係，如前面我們在異體字分析已經提到的，佛經中“𪔐”多用“𪔐”字，而後者多次被玄應和慧琳等音義大家認為是俗字。又如 006 的“𪔐(臘)”“俗𪔐(臘)⁴⁰⁾”實際是參考了《玉篇》和《廣韻》的說法。值得我們注意的是撰者指出的某些“正”或“俗”卻似乎難以被我們接受，這正是需要進一步考察的地方。如：

001“厄”，作者指出“正作𪔐”。“𪔐”，乍看很像“厄”俗字，但與音義不合。實際這應該是“厄”字訛寫。《漢語大字典》收有“厄”字，釋曰“同厄”，引證文獻為《改併四聲篇海·戶部》以及《字彙補·戶部》。兩本字書皆指出“厄”為“厄”之古文。臺灣教育部《異體字字典》還引《重訂直音篇·戶部》：“厄厄厄，并與厄同。”由此可知“厄”是“厄”的異體字，而“厄”則是表災難義“厄”的本字。《說文·戶部》：“厄，隘也。从戶乙聲。於革切。”而“厄”字在《說文·尸部》中之本義是“科厄，木節也。”後被用作與“厄”同，表示災難，而且成了通行字。《五經文字·戶部》就指出：“厄厄，上說文，下經典相承。”後代有些字書在辨證時就認為“厄”是“厄”的俗字，如《字鑑》、《經典文字辨證書》等。《玄應音義》卷十二為〈義足經〉上卷音義時有“厄至”條，釋曰：“厄，猗革反。《蒼頡篇》：厄，困也。《說文》：厄，隘也。凡遇災難遭苦毒皆曰厄。”而在《慧琳音義》卷五十五轉引這一內容時寫作“厄至”。可見慧琳在轉收《玄應音義》這一內容時，將“厄”改成了“厄”。從這個意義上看，此本“正作

40) 圖像文字是寫本中字體，為敘述方便，我們在括號中添加相應印刷體。

𡗗”也是有據可循的。我們查檢觀靜本《孔雀經音義》，發現上卷有“厄難”條：“厄音乙革反，災難也。正作𡗗難。”由此更可證明是“厄”字。

又如 013“晴”條，也見於上述異體字部分。“𡗗”與“注”同為“晴”之異體，祇是“𡗗”是“𡗗”錯字，將部首“日”寫成“月”，變成了另一個字。“𡗗”同“晴”，已見於《玉篇》《廣韻》《集韻》等。但“晴”與“𡗗”為後起字，或俗字，其本字為“𡗗”，以上“注”即應為“𡗗”之訛寫。《說文·夕部》：“𡗗，雨而夜除星見也。从夕，生聲。”徐鉉等注：“今俗別作晴。”《經典文字辯證書·夕部》也指出：“𡗗正。𡗗晴並別。”後來，“晴”成了通行字。問題是最後“俗𡗗”，筆者至今尚未找到答案。

又有如 012 𡗗，作者指出“俗𡗗”，然此俗形，筆者亦尚未見。諸如此類，可見值得探討的問題還有不少。

四、簡短的結論

“平安寫本”《孔雀經音義》作為日本早期“單經單字”音義古寫本的一種，篇幅雖不長，但卻有較為豐富的漢字研究資料，值得引起重視。以上筆者僅以舉例形式，進行了一些初步探討。筆者認為，此本漢字研究價值，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：

（一）能充分呈現出當時《孔雀經》的用字實況，具有較為明顯的時代特色。這種特色，既有辭目字方面的，即編撰者希望解釋的，也有解釋文字中出現的俗體字。至於後者，因為是孤本，我們無法與他本加以比對，不知是原本即如此，還是抄寫者如此寫。但通過與“觀靜天永本”《孔雀經音義》和小川家藏本《新譯華嚴經銀翼私記》用字的比較，我們認為此本應該能呈現當時所傳《孔雀經》用字實況，并能反映平安中期以前的用字特色。

（二）撰者有意識地收釋了部分異體字。儘管作為辭目字收錄的僅十一例，在釋文標出的也祇有十三例，而且大部分是參考了字書和韻書的結果，並非撰者獨創，但很明顯的是，撰者認為這些異體需要辨別，需要詮釋，所以在此音

義中特意標出。雖然沒有詳細的辨析內容，但是作為資料，給後人提供了進一步探討的空間，這就是學術的價值。

(三) 通過對此本的初步探討，我們可以發現其中有一些問題值得更進一步思考。比如，有些字形難尋答案或不見出處，如“晴”俗字“𩇔”；“謫”的俗字“𨔵”等。有些字雖有解，但難以找到其變化的理據，如儘管我們通過考察，認為“𨔵”是“庀”字訛寫，但幾本大型工具書出典皆同，皆引明代字書，現在我們突然將其年代提早到平安中期前，沒有其他例證可支持。如此種種，都說明此音義還有很多值得研究的空間。

主要參考文獻（以年代為順）

- 1、杉本つとむ編《異體字研究資料集成》第一期第一冊，東京：雄山閣，1973年。
- 2、“天理圖書館善本叢書和書之部”第31卷《香要抄 藥種抄》，東京：八木書店，1977年。
- 3、《古辭書音義集成》第一卷，東京：汲古書院，1988年（第二版）。
- 4、沖森卓也：《孔雀經音義について》，《高山寺典籍文書の研究》，東京：東京大學出版會，1980年。
- 5、《古辭書音義集成》第十一卷，東京：汲古書院，1983年。
- 6、築島裕：《醍醐寺藏 孔雀經音義 二種 解題》，《古辭書音義集成》第十一卷，東京：汲古書院，1983年。
- 7、藏中進：《則天文字の研究》，東京：翰林書房，1995年。
- 8、有賀要延編《難字・異體字典》（普及版），東京：國書刊行會，2000年。
- 9、臧克和主編《漢魏六朝隋唐五代字形表》，廣州：南方日報出版社，2011年。
- 10、梁曉虹・陳五雲・苗昱：《〈新譯華嚴經音義私記〉俗字研究》，新北：花木蘭文化出版社，2014年。